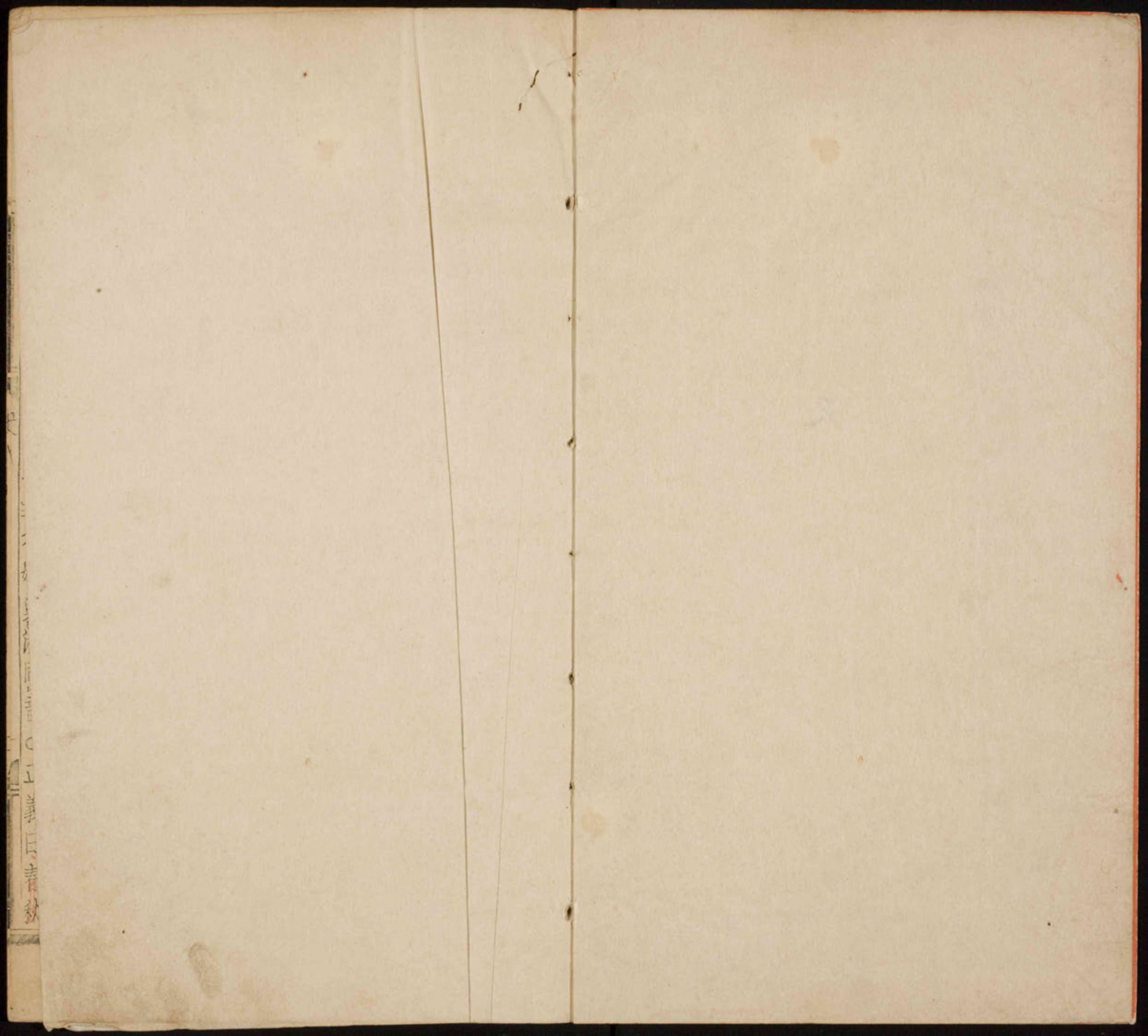


八卷
漢高祖
九
呂太公

史記

卷八之九
本紀八之九



困嘗紀閔士高帝紀群
臣曰上尊号曰高皇帝此
謚議之始也霍明章帝謚
議見本年傳覽

高祖本紀第八

史記八

高祖

漢書音義曰諱邦張晏曰禮證法無高祖
為功最高而為漢帝之太祖故特起高祖

中陽里人姓劉氏

李斐曰沛小沛也劉氏隨魏徙後沛為郡
後在豐君中陽里孟康曰後沛為郡

豐為縣○索隱曰按高祖劉果之後別食邑於沛士會
之裔留秦不反更為劉氏劉氏隨魏徙大梁後居豐今
言姓劉氏者是左傳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所之土命
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說者以為天子賜姓命
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然則因生賜姓若舜生
姚墟以為姚姓姓封之於虞即既有虞氏是也若其後子
孫更不得賜姓即遂以虞為姓云姓虞氏今此云姓劉
氏亦其義也故姓者所以統繫百代使不別也氏者所
以別子孫之所出又系本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
故五帝本紀云禹姓姒氏契姓子氏弃姓姬氏是也按
漢改泗水為沛郡治相
城故註以沛為小沛也
字季 索隱曰按漢書名邦字季
高祖長兄名伯次名仲不見別名則季亦是名也故項
伯云高祖小字季即位易名邦後因諱邦不諱季所以
季布猶 父曰太公 索隱曰皇甫謐云名執嘉王符云太
上皇名嫫與端同音○正義曰春秋

擇成圖云劉媪夢赤鳥如龍戲已生執嘉母曰劉媪文穎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為媪孟康曰長尊稱也左師謂太后曰媪媪音烏老反○索隱曰章昭云媪地神曰媪媪母別名也音烏老反○索隱曰章昭云媪婦人長老之稱皇用蓋云媪蓋姓王氏又據春秋擇成實以為執嘉妻余始遊洛池生劉李詩含神霧亦云姓字皆非正史所出蓋無可取今近有人云母温氏與時打得班固泗水亭長古碑文其字分明作温字云母温氏真與賈賈復徐彥伯魏奉古等執對反覆沉敷古人未聞聊記異見於何取實也孟康註也神曰媪者禮樂

赤云后土富媪張晏云坤為母故稱媪也○正義曰帝王世紀云漢昭靈后舍於洛池有寶雞銜赤珠出刻日英吞之生高祖詩舍神霧亦云舍媪即昭靈后也陳留風俗傳云沛公起兵野戰夜皇妣於黃鄉天下平定使使者以梓宮招幽意於是丹蛇在水自泗灌入梓宮其浴處有遺髮謚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小黃立陵廟若地志云小黃故城在木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三里顏師古云皇甫謐等妄引識記好許騁博強為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說蓋無反焉寧有劉媪本姓實在史遷肯不詳載即理而言斷可其先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

高祖紀

蛟漢書下

周學紀開工秦朝至五十年滅周是歲漢高祖生於豐沛天道之倚伏可畏哉

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索隱曰按詩舍神霧云赤龍感文媪劉季與又廣雅云有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

服度曰準音拙應劭曰隆高也準頰權準也頰頰也齊人謂之頰汝南淮泗之間曰頰文穎曰準鼻也○索

隱曰始皇蜂目長準蓋鼻高起文穎說是高美須髯左祖感龍而生故其頰貌似龍長頸而高鼻

股有七十二黑子正義曰河圖云帝劉季口角戴勝斗赤帝體為朱鳥其表龍顏多黑子按左陽也七十二黑子者赤帝七十二日之數也木火土金水各居一方一

歲二百六十八日四方分之各得九十日土居中央並索

應火德七十二日俱成七十二日故高祖七十二黑子者

非也許北人呼為魘而吳楚謂之誌誌記也仁而愛人

喜施正義曰喜許記反施尸政反意豁如也服虔曰豁達也常有天度不事

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為吏應劭曰試補吏為泗水亭長正義曰秦

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亭長主亭之吏高祖為泗水亭長也國語有寓室即今之亭也亭長蓋今里長也民有

注而一子

詩下時

許諱吏留平辨得成其政括地志云泗水亭在徐州沛縣東一百步有高祖廟也

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貫酒○索隱曰貫賂也

貫音世與字林聲韻並同又音時夜反廣雅云貫賂也說文云貫貸也臨淮有貫陽縣漢書功臣表貫陽侯劉

縹而此紀作射也醉卧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

祖每酤留飲酒饑數倍如淳曰饑亦售○索隱曰樂彖云借饑為售蓋古字少假借耳

今亦依字讀蓋高祖大度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

既貫飲且離其數倍價也棄責索隱曰周禮小司寇云聽稱責以傳別鄭司農云傳別券書也蓋子云傳別謂大字書於札中而別

之也然則古用簡札書故高祖常繇咸陽應劭曰繇役可折至歲終總弁不責也

韋昭云秦所都武帝更名渭城應劭云今長安也按關中記云孝公都咸陽今渭城是在渭北始皇都咸陽今

城南大城是也名咸陽者山南曰陽水北亦曰陽縱觀

觀秦皇帝正義曰包慢云上音館喟然大息曰嗟乎大

高祖紀

丈夫當如此也單父人呂公漢書音義曰單音善父音

縣名屬山陽崔浩云史失其名但舉姓而言公又按漢書舊儀云呂公汝南新蔡人文相經云魏人呂公名文

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桀吏聞令

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主進文類曰主

為之帥○索隱曰鄭氏云主賦歛禮也顏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字本作責聲傳為進宣帝數負進義與此

同令諾大夫曰正義曰大夫客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

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給為謁曰應劭曰給欺也音

云給詐也劉氏云給欺實也何休云給疑也謂高祖素

神易諸吏乃詐為謁謂以札書姓名若今之通刺而

兼載錢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

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蕭何曰

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正義

上坐

上在果反無所誠正義音酒闌文兼曰闌呂公因目固

下在卦反無所誠正義音酒闌言希也

留高祖正義曰不敢對衆顯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

好相人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甲相人多矣

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正義曰自生也願為李

箕帝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

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

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后也生孝惠魯元

公主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幸昭曰元謚也○正義

比諸侯王姑曰大長高祖為亭長時常告歸之田服虔

公主儀比諸侯王音如嗥呼之嗥李斐曰林謂之名也吉日告凶曰寧孟

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告又音響漢律吏二千石有

高祖紀

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履賜復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

歸家治疾也○索隱曰常昭云告請歸乞假也言告語

之告戰國策曰商君告歸延篤以為告歸今之歸寧也

劉伯莊顏師古並音古篤反服音如嗥呼之嗥按東觀

漢記曰邑傳云邑年三十歷鄉大夫號歸罷事少所

嗥亦恐未為得然此告字當音誥誥號聲相近故後告

歸號歸遂變也呂后與兩子居田中釋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

因舖之正義曰必捕反以食飼人也父本請飲老父相

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

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

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

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

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

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

薛治之

應劭曰以竹治生皮作冠今鵲尾冠是也求盜者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為亭父掌開閉掃除

為求盜掌逐捕盜賊薛魯國縣也自作冠師故住治之

索隱曰應劭云一名長冠側竹皮裏以繼前高七寸

廣三寸如板又蔡邕獨斷云長冠楚製也高祖以竹皮

為之謂之劉氏冠司馬彪志亦以劉氏冠為鵲尾

冠應劭云舊亭卒名魯父陳楚謂之

亭父或云亭部淮泗謂之求盜也

時時冠之正義音

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正義曰音官顏師古云後號為

不得冠劉氏冠即此也乃是也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鄴山徒多

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正義曰度田洛到豐西澤中止

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

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正義曰夜徑澤中夜徑澤中

音經按廣雅云徑小道音古定反言酒後令一入行前

放徒夜徑行澤中不敢由正路且從小徑

正義曰行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索隱曰鄭玄

音下孟反

高祖紀

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索隱曰

云斬蛇劍長七尺又高祖云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

下二文不同者崔豹古今註當高祖為亭長理應提三

尺劍耳及貴當別得七尺寶劍故儀因言之○正義曰

按其蛇大理須別求是劍斬之三尺劍者常佩之若地

志云高祖斬蛇溝源出徐州豐縣中平地故老蛇遂分為兩

周學紀聞三通鑑不書符
瑞高帝赤帝之子失於刺
刺網因之文去語錄以此
事為虛

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

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

子斬之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君西戎主少昊之神作西

時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堯後謂漢也殺之者明漢

當滅秦也秦自謂水濱初自謂子皆失之至光武乃改

水精也此皆謬說又註云至光武乃改者謂改漢為火德秦為金德與兩金及赤帝子之理台者也故哭人乃以姬為不誠欲答之徐廣曰一作苦○索隱曰說文云答擊也漢書作苦謂欲因辱姬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索隱曰包攬伯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冀應劭曰真符也○索隱曰晉炮云自持斬蛇事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索隱曰厭音一涉反又高祖即自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徐廣曰芒今臨淮縣也碭縣有山澤之固故隱於其間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碭山縣在州東一百五十里本漢碭陽縣也碭山在縣東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正義曰京房易非候云何以知賢人隱願下有賢人隱矣故呂后望雲氣而得之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

祖紀

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徐廣曰高祖時年四十八○索隱曰應劭云始皇欲以一至萬示不相與始者一故至子稱二世世世浩云二世始皇子胡亥又按善文稱隱士云趙高為二世世煞十七兄而立今秋陳勝等起斬至陳而王號為張楚索隱曰勸縣名屬沛音機又音祈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沛令恐欲以沛應涉椽主吏蕭何曹參索隱曰按漢書蕭何傳參為獄乃曰君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眾索隱曰說文云以力脅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眾已數十百人矣索隱曰漢書作數百人劉伯莊云數於是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常昭曰以劉季乃書帛射城上

侍

謂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
並起今屠沛索隱曰范曄謂冠城多所誅殺故云屠沛今共誅令擇子弟
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為
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為沛
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壹敗塗地
索隱曰言一朝破敗使肝腦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也正義曰能才能為物堅中而強力人之有賢才者皆謂之能也不能
宗父兄弟弟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
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
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
於是劉季數讓眾莫敢為乃立季為沛公徐廣曰九月也駟案漢書

高祖紀

樂慶云謂
謀其種族

音義曰舊楚僭稱王其縣宰為公陳涉祠黃帝祭蚩尤
於沛庭應劭曰左傳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
山交而水出金從之出蚩尤受之以作銅戰○索隱曰
按管子云葛盧之山發而出金今註引發作交誤也
而擊鼓應劭曰擊祭也殺牲以血塗鼓曰擊黃曰案禮
說文云擊血祭也司馬法曰血于鞶鼓者神我器也
師古曰殺牲以血祭者皆名為擊巨瓚以為皆無祭事
非也又古人新成鍾鼎亦必擊之應劭云擊呼為擊馬
鼎註周禮灼龜之兆云謂其象似玉瓦原之擊罍是用
名之此說皆非旗幟皆赤索隱曰墨翟云幟帛長丈五
又云熊旗五游謂與士卒為期於其下故曰由所殺蛇
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上赤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
噲等皆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與鄭德曰音
陽郡○索隱曰鄧侯曰胡陵還守豐秦二世二年陳涉
縣名屬山陽章帝改曰胡陸

之將周章軍西至戲而還索隱曰應劭云章字文陳人戲亭北孟康云水名也又述征記云戲水自驪山馮公谷北流歷戲亭東入渭按今其水東惟有戲驛存還謂

為章邯所破燕趙齊魏皆自立為王索隱曰按高紀二

自立為趙主曰魯自立為齊王韓項氏起吳秦泗川監

平文穎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名沛秦時御史監郡

十六郡置守尉監故此有監將兵圍豐二日出與戰破

之命雍齒守豐引兵之薛泗川守壯如淳曰壯名也敗於薛走

至戲如淳曰戲音將毒反○索隱曰晉灼云東海縣也

守壯殺之索隱曰顏師古云得司馬之名非也按後云

沛公左司馬得泗川

沛公還軍亢父鄭德曰亢音人相亢

泗川守壯而殺之

高祖紀

○索隱曰舊音劉劉作莊包愷並同音苦浪反○正義

也至方與周市來攻方與未戰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

周市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文穎曰梁惠王孫假

豐故徙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為侯

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服虔曰雅故也

及魏招之即反為魏守豐沛公引兵攻豐不能取沛公

病還之沛沛公怨雍齒與豐子弟叛之間東陽甯君秦

嘉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也為甯縣君瓚曰陳勝傳曰

號曰大司馬又不為甯縣若東陽甯君自一人秦嘉又

明臣瓚之說為得顏師古立景駒為假王在留索隱曰

今彭城留縣正義曰括地志云二人留城乃往從之

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里即張良所封處

欲請兵以攻豐是時秦將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卬

陳涉將也涉在陳其將相別在許皆稱陳尼章邯司馬卬索隱曰謂章邯從陳別將將兵向他處而遣司馬

卬將領兵士北定楚地孔文律曰邯別遣尼相又

此理亦通也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索隱曰章昭云

在徐州符離縣西北九十里碭在宋州東一百五十里

東陽寧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索隱曰常昭云蕭沛

西不利還收兵聚留引兵攻碭三日乃取碭因收碭兵

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索隱曰范曄云得城為故常

還軍豐聞項梁在薛正義曰今徐州滕縣故薛城也從騎百餘往見之

徐廣曰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蘇林曰

第九爵也以五大夫為將凡十人也沛公還引兵攻豐徐廣曰表云拔從

高祖紀

攻

項梁月餘項羽已拔襄城索隱曰韋昭云頓川縣還項

梁盡召別將居薛聞陳王定死因立楚後懷王孫心為

楚王治盱台索隱曰常昭云臨淮縣音于夷項梁號武信君

居數月北攻亢父救東阿索隱曰韋昭云東郡之縣破

秦軍齊軍歸楚獨追北服虔曰師使沛公項羽別攻城

陽屠之索隱曰地理志軍濮陽之東正義曰濮陽故城

里本濮陽縣與秦軍戰破之秦軍復振李奇曰振起也如溥

復起也守濮陽環水文穎曰依河水以自環繞作壘正

義曰按二說皆通其濮陽縣北臨黃河言秦軍北阻楚

軍去而攻定陶索隱曰地理志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

略地至雍丘之下索隱曰常昭云故與秦軍戰大破之

明云尼古
表字或云
古仁字又
延知翻

斬李由還攻外黃索隱曰常昭云上陳留外黃未下項
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索隱曰荀悅漢紀云
有所秦益章邯兵夜銜枚擊項梁周禮有銜枚氏鄭文
也枚狀如箸橫銜之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與項羽
方攻陳留聞項梁死引兵與呂將軍俱東呂臣軍彭城
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
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是之時趙歇
為王索隱曰歇蘇音如字鄭音過絕秦將王離圍之鉅
鹿城此所謂河北之軍也秦二世三年楚懷王見項梁
軍破恐徙盱台都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
為碭郡長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本秦碭郡蘇林云封

高祖紀

尚

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封項羽為長安侯號為魯公呂臣
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索隱曰按表青封信陽侯○
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近故置令尹諸侯之卿
也楚稱令尹其餘國不稱時立楚之後故置官司皆如
也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
范增為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
入定關中者王之索隱曰章昭云函谷武關也又二輔
謂之關中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
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慍悍猾賊索隱曰
慍疾也悍勇也亦云慍輕也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
類徐廣曰遺一作噍噍食也音在妙反類索隱曰
無復有活而噍食者也青州俗言無子遺為無噍類

也皆院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如淳曰楚謂陳涉也數進

攻取取多所前陳王漢書音義曰陳涉也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

義而西正義曰遺長者扶持仁義而西告諭秦長少令降下也告諭秦父兄秦父

兄苦其主父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

標悍今徐廣曰無此字一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

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

道漢書音義曰二縣名在濟陰章昭云在碭也至成陽與杠里隱曰成陽縣名在濟陰章

秦軍來壁破魏二軍楚

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徐廣曰表云三年十月攻破沛東郡尉及王離軍於成武南

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正義曰地理志云昌邑縣屬山陽柘地志云在曹州成武縣東

梁丘故城是也北三十二里有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索隱曰常昭云

高祖紀

縣名屬沛也應劭曰楚懷王將也漢書音義曰功遇剛武侯正義曰剛武侯魏將也

薛別救東阿至霸上入漢中非懷王將也又非魏將也

何未稱謚正義曰顏師古云史失其名姓唯識其爵號不知誰也不當改為剛武侯應氏以為懷王將又云

魏將無據矣表六年三月封孟頌二人說是

奪其軍可四千餘人并之與魏

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正義曰並魏將也欣字或作

通也并攻昌邑昌邑未拔西過高陽文雅曰聚邑名也屬陳留

傳曰在雍鄠食其鄭德曰音謂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

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說沛公沛公方踞牀使兩

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

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

襲陳留漢書音義曰春秋傳曰襲得秦積粟乃以酈食其為

廣野君

索隱曰：韋昭云：在山陽。

鄴商為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

索隱曰：韋昭云：河南縣。

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揚熊戰白馬。

索隱曰：常昭云。

東郡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白馬故城在滑州衛南縣西南二十四里。戴延之西征記云：白馬城故衛之曹邑。

又戰曲遇，東大破之。

索隱曰：徐廣云：曲遇在中華。常昭云：志不載。司馬彪郡國志：中華有

曲遇，揚熊走之。

祭陽索隱曰：韋昭云：故二世使使者斬

以徇。

徐廣曰：四月。

南攻潁陽，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輟轅

曰：河南新鄭南至潁川，南北皆韓地也。以良累世相韓，故因之。輟，輟轅險道名，在緱氏東南。索隱曰：按十三州志云：河南緱氏縣以山為名。一云：輟轅為九十二曲，是險道也。

當是時，趙別將司馬

地理志：河南有平陰縣，今河陰是也。

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

地理志：河南有平陰縣，今河陰是也。

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還至陽城。

正義曰：今洛州夏禹所都。

收軍中馬騎，與南陽守齮戰，雙東

地理志：南陽有雙縣。索隱曰：齮音蟻，許慎以

高祖紀

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齮走，保城守宛。

正義曰：守宛音符，宛於

為側。元反。括地志云：南陽縣地，城在宛大城之南，隅其西南，有二面，皆故宛城。

沛公引兵過而西

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

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

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

索隱曰：黎音黎，黎猶比也。謂比至天明也。

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

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

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積蓄多，吏人自以

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也。索隱曰：李奇曰：乘守，今足下

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

下

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
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
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徐廣曰七月也
乃以宛守為殷侯索隱曰章昭曰在河內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
不下者至丹水正義曰括地志云故丹城在鄧州內鄉
縣西南百三十里南去丹水二百步汲
冢紀年云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是也輿地志云秦
為丹水縣也地理志云丹水縣屬弘農郡抱朴子云丹
水出丹魚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魚浮水便光照如火網
而取之割其血以塗足可以步行水上長居川中不涸

高武侯

鮑蘇林曰鮑音魚鮑之鮑襄侯王陵降西陵昭

曰漢封王陵為安國侯初起兵時在南陽南陽有穰縣
疑襄當為穰而無禾字省耳今邵公或作召字此類多
矣瓊曰時韓成封穰侯江夏有襄是所封也○索隱曰
按王陵封安國侯是定天下為丞相時封耳此言襄侯
當如臣瓊解蓋初還攻胡陽一云陵○索隱曰遇番君

高祖紀

骨下傳

別將梅鋗與皆降

析酈如淳曰持益反○索隱曰酈

弘農酈屬南陽出地理志而左傳云析遣魏人審昌使

秦使者未來是時章邯已以軍降項羽於趙矣初項羽

與宋義北救趙及項羽殺宋義代為上將軍諸將黥布

皆屬破秦將王離軍降章邯諸侯皆附及趙高已殺二

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以為誅乃用張良計使

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因襲攻武關破之索隱曰左傳云

楚司馬起營所以臨上雒謂晉人曰將通於少習杜預

以為商縣武關又太康地理志武關當冠軍縣西嶢關

在武關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旗幟諸所過

毋得掠肉應劭曰肉與勇同秦人憚秦軍解因大破之又戰其

北大破之乘勝遂破之

通鑑九漢紀一元年冬有朝
注古有三正子為天正周用之以
土月為歲首丑為地正殷用之
以土月為歲首寅為人正夏用
之以土月為歲首秦水德謂建
亥之月水得位故以十月為歲
首高祖以十月至霸上因留不
革去武帝太初元年定歷改
用夏正始以寅為歲首去于
今用之

漢元年十月如淳曰張蒼傳云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
年七月至霸上項羽封十八諸侯沛公漢王後劉項五
年戰間漢遂滅楚天下歸漢故知書初至霸上戰之
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正義曰故霸陵在雍州萬年
帝之陵邑也東南去霸陵十里地理志云霸陵故並陽
文帝更名三秦記云霸城秦穆公築為宮因名霸城漢
於此置霸陵廟記云霸城漢文帝秦王子嬰素車白馬
築沛公入關遂至霸上即此也
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索隱曰韋昭云天子印稱璽
者所擁也說文云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
釋名云節為號令賞罰之節也又節毛上下相重取象
竹節又漢官儀曰子嬰上始皇璽因服御之代代傳受
號云漢傳國璽○正義曰按天子有六璽皇帝行璽皇
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皇帝
信璽凡事皆用之璽令施行天子信璽以遷拜封王侯
之璽以發兵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布索白素兩端無縫
三秦記云紫泥水在今成州輿地志云漢封詔璽用紫
泥則此水降輶道旁索隱曰輶音只漢書宮殿疏云輶
之泥也

高祖紀

國學在關上故史曰與公先
約為句下三法三章耳高
祖入京師約法三條蓋微
此語而失之

水百步蘇林云在長安東十三里○正義曰輶音紙諸
將或言誅秦王索隱曰秦漢春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
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
正義曰屬之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正義曰休息也
欲反屬付也中而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召
諸縣父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誅謗者族索隱
伯莊樂彥同音方未反偶語者弃市應劭曰秦禁民聚語偶對也
考弃市○索隱曰按禮云刑人於市與衆弃之故今律謂絞刑為弃也吾與諸侯約先入
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
傷人及盜抵罪應劭曰抵至也又當也除秦酷政但至
少罪名不可預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張晏曰
秦法一人犯罪舉家及隣伍坐之今但當其身坐合於

廉諸父子兄弟，眾不相及也。○索隱曰：常昭云：抵當也。謂使各當其罪。今按秦法有三族之刑，漢但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者，使之抵罪。餘並不論其辜以言省刑也。則抵罪為至，殺人以外，唯傷人及盜使至罪耳。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應劭曰：案次凡第堵牆堵也。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或說沛公。索隱曰：楚漢春秋云：解先生云：遺也。小生即解生。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為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正義曰：漢師古曰：今桃林南有洪留澗，古函谷也。其水北

高祖紀

流入河西岸，猶有舊關餘跡，西在渭云。道形無內諸侯如函也。其水山原，壁立數十仞，谷中容一車。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一月，中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遂至戲。正義曰：戲在戲亭。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項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正義曰：曹無傷欲就項羽求封。亞父勸項羽擊沛公。索隱曰：范增也。曰：亞父言尊之。亞於父，猶管仲齊謂仲父，父並音甫。方饗士，旦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文諭項羽。正義曰：項羽本紀云：項伯曰：沛公先破秦入秦，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所以不為秦也。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所以不為秦也。項羽乃止。沛公從百

高祖紀

餘騎驅之鴻門索隱曰鴻門在新豐古城東未至見
 謝項羽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
 以生此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歸立誅曹無傷項
 羽遂西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
 然恐不敢不服耳項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項
 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
 約正義曰懷王初約先入咸陽者王乃曰懷王者吾家
 項梁所立耳沛有功伐何以得主約本定天下諸將及
 籍也乃佯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正月正義曰崔
 以正月紀四時故書正月也荀悅云先春後正月也顏
 師古云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曆之後記事者追改之
 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以十月為
 正月今此正月當時謂之四月也他皆按此項羽自立

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更立沛公為

漢王正義曰漢水為名王巴蜀漢中徐廣曰三都南鄭

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正義曰以岐都廢丘

司馬欣為塞王正義曰塞先代反章昭云在長安東名

都櫟陽索隱曰因葬太上董翳為翟

王正義曰文穎云本上郡秦所置都高奴楚將瑕丘申

陽為河南王正義曰在黃河之南故都洛陽趙將司馬

卬為殷王正義曰以商帝盤庚國殷中之地改商為殷

都朝歌趙王歇徙王代趙相張耳為常山

王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九江王都六索隱曰章昭云

都六安國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正義曰孟康云

屬六安國

江國都江陵番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索隱曰太康地
遷其人於江南因名縣燕將臧荼為燕王都薊故燕王韓廣徙王
 遼東廣不聽臧荼攻殺之無終封成安君陳餘河間三
 縣居南皮封梅鋗十萬戶四月兵罷戲下正義曰戲音
南子云戲大旗也諸侯各就國漢王之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
 楚與諸侯之募從者數萬人從杜南正義曰常昭云杜
杜陵故城在雍州萬年縣東南十五里漢杜陵縣入蝕
 宣帝陵邑也北去宣帝陵五里廟記云故杜伯也
 中李奇曰蝕音力在杜南如淳曰蝕入漢中道川谷各
似器故去輒燒絕棧道索隱曰按系家是張良計也
名之士版反崔浩云險絕之處以備諸侯盜兵襲之亦示項
 羽無東意至南鄭諸將及士卒多道亡歸士卒皆歌思

東

東歸韓信說漢王曰徐廣曰韓王信項羽王諸將之有
 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常昭曰若有軍吏士卒皆
 山東之人也日夜跂而望歸正義曰跂音立賜反說文
也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
 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項羽出關使人徙義
 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正義乃使徙義
 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正義羣臣稍倍叛之乃陰令
 衡山王臨江王擊之殺義帝江南項羽怨田榮立齊將
 田都為齊王田榮怒因自立為齊王殺田都而反楚予
 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彭越大破
 之陳餘怨項羽之弗王已也令夏說音說田榮請兵

擊張耳齊子陳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亡歸漢迎
趙王歇於代復立為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項羽
大怒北擊齊八月漢王用韓信之計從故道地理志武都
縣還襲雍王章邯邯迎擊漢陳倉正義曰今雍州縣也雍兵敗還
走止戰好時孟康曰時音止神靈之所在也縣名屬右扶風又復敗走廢丘漢
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索隱曰按荀悅漢紀今樊
之曾圍而遣諸將略定隴西北地上郡令將軍薛歐音惡
王吸出武關索隱曰按表歐以舍人從為將軍封廣侯因
王陵兵南陽如淳曰王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正義曰
南三十一里荊州記云昔漢高祖入秦王陵起兵卅水以應之此城王陵所築因名也以迎太公
呂后於沛楚聞之發兵距之陽夏索隱曰常昭云縣名屬淮陽後屬陳夏音

高祖紀

更雅不得前令故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兵

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韓
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

徐廣曰後河上徐廣曰中地郡徐廣曰關外置河南郡

曰京兆更立韓太尉信為韓王諸將若以一郡降
者封萬戶繕治河上塞晉灼曰晁錯傳秦時北攻胡築河上塞諸故秦苑

園池皆令人得田之正月虜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
漢王之出關至陝撫關外父老還張耳來見漢王厚遇

之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三月漢王從臨晉渡
魏王豹將兵從下河內虜殺王置河內郡南渡平陰津

至雒陽新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洛州伊闕縣在州南七

以又

田字能關三董公之名不聞
晉兩生之氏不着任義之說
如山川出雲時雨既降而不
有其功禮樂之言如凡翔于
伊水燕鶯之觸所能羅古
之送民也

取伊關山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正義曰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
鄉有三老三老掌教化皆秦制也又樂產云橫道以義
自言曰遮楚漢春秋云董公八十二遂封為成侯以義
帝死故漢王聞之袒而大哭如禮袒踊亦遂為義帝發
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
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諸
侯皆縞素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士常昭曰河內南南浮江
漢以下正義曰南收三河士發關內兵從雍州入子午
道至漢中歷漢水而下從是東行至徐州擊楚
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時項王北擊齊田榮
與戰城陽田榮敗走平原正義曰德州平原縣是平原民殺之齊
皆降楚楚因焚燒其城郭係虜其子女齊人叛之田榮
弟橫立榮子廣為齊王齊王反楚城陽項羽雖聞漢東

高祖紀

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
兵遂入彭城項羽聞之乃引兵去齊從魯正義曰兗州曲阜也出
胡陵正義曰地理志云胡陵在山陽郡至蕭正義曰徐州蕭縣與漢大戰彭城
靈壁東正義曰在徐州符離縣西北九十里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
睢水為之不流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以
為質當是時諸侯見楚彊漢敗還皆去漢復為楚塞王
欣亡入楚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徐廣曰漢在梁
王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乃西過梁地至虞徐廣曰在梁
使謁者隨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令布舉兵叛楚項
羽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九江
王布布果背楚楚使龍且往擊之漢王之敗彭城而西

產下度

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敗後乃獨得孝惠六月立為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更名廢丘為槐里於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興關內卒乘塞李奇曰是時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不勝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稍收士卒與諸將及關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滎陽破楚京索間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即絕河津反為楚漢王使酈生說豹豹不聽漢王遣將軍韓信擊大破之虜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正義曰今太原今并州上黨正義曰今并州潞州漢王乃令張耳與韓信遂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

高祖紀

趙王歇其明年立張耳為趙王漢王軍滎陽南築甬道

正義曰甬音勇常昭云起土築墻中間為道應劭云恐敵抄輜重故築垣墻如街巷屬之河以取

敖倉正義曰孟康云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上臨河有大倉太康地理志云秦建敖倉於成臯與項

羽相距歲餘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遂圍漢王

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項王不聽漢王患之乃

用陳平之計予陳平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於是項

羽乃疑亞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遂下滎陽及其見疑乃

怒辭老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而死漢軍絕食乃

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將軍紀

信乃乘王駕詐為漢王誑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

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道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

縱公守滎陽諸將卒不能從者盡在城中周苛縱公相
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徐廣曰案月表二
八月殺魏豹而又云四年三月周苛死四月魏豹漢王
死二者不同項羽殺紀信周苛縱公皆是三年中漢王
之出滎陽入關收兵欲復東表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
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
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
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
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
葉間正義曰宛於元反葉武涉反宛鄧州縣也葉汝州
子高之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
故邑也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水經注云本楚惠王封諸梁子兼號曰葉城即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彭

高祖紀

越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
成臯項羽已破走彭越聞漢王復軍成臯乃復引兵西
拔滎陽誅周苛縱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臯漢王跳廣
曰音逃○索隱曰如淳云跳走也晉灼按劉澤傳跳獨
驅至長安說文音徒調反通俗文云超通為跳也與滕公共車出成臯王門徐廣曰項羽紀云北門名玉
故呼為北渡河馳宿脩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
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益收兵趙地使韓信東擊齊
漢王得韓信軍則復振引兵臨河南饗軍小脩武南晉
曰在大脩欲復戰郎中鄭忠乃說止漢王使高壘深塹
武城東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縮蘇林曰縮音以劉賈將卒
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索隱曰即滎陽津也入楚地

饗通登
下柳

表通登
下報

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郭西索隱曰故南燕國也遂復

下梁地十餘城淮陰已受命東未渡平原漢王使酈生

往說齊王田廣廣叛楚與漢和共擊項羽韓信用蒯通

計遂襲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高密項羽聞韓信已舉

河北兵破齊趙且欲擊楚則使龍且周蘭徐廣曰一作簡往擊

之韓信與戰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殺龍且齊王廣奔

彭越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

四年項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若漢

挑戰正義曰挑日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

必定梁地復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黃睢陽下之漢果

數挑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度兵

高祖紀

汜水正義曰汜音祀在成臯故城東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

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項羽

至睢陽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

陽東項羽至盡走險阻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

文穎曰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欲攻之留侯

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乃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

為齊王徐廣曰二月項羽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

往說韓信韓信不聽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

弱罷轉饑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項羽欲與

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懷王

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索隱

曰真音項羽矯殺卿子冠軍而自尊罪二徐廣曰卿一作慶。索隱曰常昭云宋義之號如淳曰卿者卿大夫之尊子者子男之爵冠者人之首也尊宋義故加此號項羽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財物罪四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阮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索隱曰謂章邯等而徙逐故主索隱曰謂田氏趙歇韓廣之屬也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羽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項羽使人陰弑義帝江南罪九夫為人臣而弑其主殺已降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

高祖紀

正義曰項王卒壞散故言中吾足指

公挑戰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臂乃捫足曰虜中吾指索隱曰捫摸也中臂而捫足者蓋以矢初中也漢王病創卧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卒之令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正義曰行病甚因馳入成臯索隱曰二輔故事曰楚漢相拒於京索間六年身被大創十二矢石通中過者有四言漢王病也病愈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索隱曰梟懸首於木也依自到於汜水上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田橫往從之項羽數擊彭越等齊王信又進擊楚項羽恐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索隱曰應劭云在滎陽東南二十里

蓋引河東南入淮泗也張華云一渠東流經汝儀是始
皇所鑿引河灌大梁謂之鴻溝一渠東至陽武南為官
渡水北在許云中年臺下項王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
臨濟水是為官渡水也

呼萬歲乃歸而別去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引而西
歸用留侯陳平計乃進兵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
王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
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用張良計於是韓
信彭越皆往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正義曰壽州漢王敗固
陵晉灼曰乃使使者召大司馬周殷舉九江兵而迎之
徐廣曰周殷以兵隨劉賈武王行屠城父正義曰父音甫今壽州縣隨何劉賈齊
梁諸侯皆大會垓下徐廣曰七月立武王布為淮南王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

高祖紀

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

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

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正義曰二人韓信將也縱兵擊項羽也

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正義曰復乘將軍費侯陳賀也

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之楚歌索隱曰應劭

也顏遊秦云楚歌猶吳謳也按高祖令戚夫人楚舞自為楚歌是楚人之歌聲也以為漢盡得

楚地項羽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使騎將灌嬰追殺項

羽東城徐廣曰十二月斬首八萬遂略定楚地魯為楚堅守不

下漢王引諸侯兵北示魯父老項羽頭魯乃降遂以魯

公號葬項羽穀城遷至定陶馳入齊王壁奪其軍正月

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為皇帝漢王曰吾聞帝

高祖紀

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群臣皆

曰大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

為王侯大王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三

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便國家甲午徐廣曰甲午乃即

皇帝位汜水之陽蔡邕曰上古天子稱皇其次稱帝其

以德兼三皇五帝故并以為號漢高祖受命功德宜之

因而不改○正義曰汜音敷劔反括地志云高祖即位

壇在曹州濟陰縣界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取其汜愛弘大而潤下

王韓信習楚風俗徙為楚主都下邳正義曰音被悲反

王韓信之郡立建成侯彭越為梁王都定陶正義曰曹州濟

彭越之郡故韓王信為韓王都陽翟正義曰洛州陽翟

山王吳芮為長沙王都臨湘正義曰若地志云潭州長

長沙縣北四里番君之將梅鋗有功從入武關故德

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敖皆如故天下大定高

祖都雒陽諸侯皆臣屬故臨江王驩徐廣曰一作尉為項羽叛

漢令盧綰劉賈圍之不下數月而降殺之雒陽五月兵

皆罷歸家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復之

六歲食之正義曰一歲高祖置酒雒陽南宮正義曰南

宮在雒州雒陽縣東北二十六里洛陽故城中輿地志云秦時已有南北宮高祖曰列侯諸

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

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孟康曰姓高名起瓚曰

平侯臣陵都武侯巨起魏相丙吉奏陛下慢而侮人項

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

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

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饗，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高祖欲長都雒陽，齊人劉敬說及留侯勸上入都關中。高祖是日駕入都關中。六月大赦天下，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將擊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盧綰為燕王，使丞相噲將兵攻代。其秋利幾反。

高祖紀

正義曰：幾音機，姓名也。項

羽之將為陳縣令，降漢高帝。徵諸侯，利幾恐故反。高祖自將兵擊之，利幾走，利

幾者項氏之將，項氏敗，利幾為陳公，不隨項羽，亡降高

祖。高祖侯之潁川。高祖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如淳曰：得在通

侯之籍而利幾恐故反。

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說

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

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

高祖朝太公擁篲。李奇曰：為恭也。如迎門却行。高祖大

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

是高祖乃尊太公為太上皇。祭義曰：不言帝非天子也。索隱曰：按本紀，秦始皇

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已有故事矣。蓋太上者心善家無上也。皇者德大於帝，故尊其父號太上皇也。

正義曰：霍浩曰：擁抱也。篲，長帚。帝幸寺之所執也。梅擁篲，曲牌持帚，太公曲牌名，擁帚。

令言賜金五百斤有尊也無父猶設三老況其存乎家

今之言過矣晉劉寶云善其十二月人有上變事告楚

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遊

雲夢常昭曰在南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即因執之是

日大赦天下田肯賀索隱曰漢紀及漢書作因說高祖

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謂關中為秦中秦形勝之

國張晏曰秦地帶山河得形勢之勝便者帶河山之

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應劭曰山河之險

絕千里所以能禽諸侯者得天下之利百二也李斐曰

河山之險內地勢高順流而下易故天下於秦懸隔千

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蘇林曰得百中之二焉秦地

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索隱曰服虔云謂

函谷關去長安千里為懸隔按文以河山險固形勝其

勢如隔千里虞喜云百二者得百之二言諸侯持戟百

萬秦地險固百倍於天下故云得百二焉言倍之也蓋

言秦兵當二百萬也齊得十二亦如之故為東西秦言

勢相敵但立文相避故云十二言餘諸侯地勢便利其

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如淳曰瓴

瓦高屋之上而幡瓴水言其向下之勢易夫齊東有琅

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晉灼曰齊

河水東北過高唐高唐即平北有勃海之利索隱曰律

頤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地方二千里持戟百

萬縣隔千里之外索隱曰以言齊境闊不齊得十二焉

應劭曰齊得十之二故齊王稱東帝後復歸之卒為

高祖紀

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高祖曰：善。賜黃金五百斤。後十餘日，封韓信為淮陰侯，分其地為二國。

高祖曰：將軍劉賈數有功，以為荆王。索隱曰：乃王吳地。在淮東也。姚察按：虞喜云：魏言吳別言荆者，以山命國也。今西南有荆山，在陽羨界，賈封吳地而號荆王，指取此義。大康地理志：陽羨縣本名荆溪。

王淮東弟交為楚王，王淮西子肥為齊王。王七十餘城，民能齊言者皆屬齊。漢書音義曰：此言時民也。正義曰：按言齊之遠國，次秦中，故封子肥七十餘城。近濟城邑能齊言者，咸割屬齊。親子故大其都也。孟非。乃論功與諸列侯剖符行封，徙韓王信太原。

索隱曰：初都陽翟也。

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正義曰：搜神記云：昔秦人築而崩者數矣，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乃不崩。遂名馬邑。格地志云：朔州城，漢鴈門，即馬邑。

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正義曰：搜神記云：昔秦人築而崩者數矣，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乃不崩。遂名馬邑。格地志云：朔州城，漢鴈門，即馬邑。

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正義曰：搜神記云：昔秦人築而崩者數矣，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乃不崩。遂名馬邑。格地志云：朔州城，漢鴈門，即馬邑。

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正義曰：搜神記云：昔秦人築而崩者數矣，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乃不崩。遂名馬邑。格地志云：朔州城，漢鴈門，即馬邑。

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正義曰：搜神記云：昔秦人築而崩者數矣，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乃不崩。遂名馬邑。格地志云：朔州城，漢鴈門，即馬邑。

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正義曰：搜神記云：昔秦人築而崩者數矣，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乃不崩。遂名馬邑。格地志云：朔州城，漢鴈門，即馬邑。

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正義曰：搜神記云：昔秦人築而崩者數矣，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乃不崩。遂名馬邑。格地志云：朔州城，漢鴈門，即馬邑。

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正義曰：搜神記云：昔秦人築而崩者數矣，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乃不崩。遂名馬邑。格地志云：朔州城，漢鴈門，即馬邑。

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正義曰：搜神記云：昔秦人築而崩者數矣，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乃不崩。遂名馬邑。格地志云：朔州城，漢鴈門，即馬邑。

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地理志云：東垣，高帝更名曰真。蕭丞相營作未央宮，正義曰：括地志云：未央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十里，長安故城。

信因與同謀反太原白土。徐廣曰：曼立於馬邑，即此城。

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為王，以反高祖，自往擊之。會天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朔州定襄縣本漢平城。

平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朔州定襄縣本漢平城。

匈奴圍我平城七日，而後罷去，令樊噲止定代地，立兄劉仲為代主。二月，高祖自平城過趙、雍陽，至長安，長樂宮成。丞相已下徙治長安。索隱曰：漢儀註：高祖六年更名咸陽，相為新城也。七年屬長安也。

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地理志云：東垣，高帝更名曰真。蕭丞相營作未央宮，正義曰：括地志云：未央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十里，長安故城。

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地理志云：東垣，高帝更名曰真。蕭丞相營作未央宮，正義曰：括地志云：未央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十里，長安故城。

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地理志云：東垣，高帝更名曰真。蕭丞相營作未央宮，正義曰：括地志云：未央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十里，長安故城。

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地理志云：東垣，高帝更名曰真。蕭丞相營作未央宮，正義曰：括地志云：未央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十里，長安故城。

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地理志云：東垣，高帝更名曰真。蕭丞相營作未央宮，正義曰：括地志云：未央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十里，長安故城。

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地理志云：東垣，高帝更名曰真。蕭丞相營作未央宮，正義曰：括地志云：未央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十里，長安故城。

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地理志云：東垣，高帝更名曰真。蕭丞相營作未央宮，正義曰：括地志云：未央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十里，長安故城。

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地理志云：東垣，高帝更名曰真。蕭丞相營作未央宮，正義曰：括地志云：未央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十里，長安故城。

中頌師古云未央殿雖南嚮而當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亦在北焉是則以北闕為正門而又以厭勝之術理宜然也按北闕為正者蓋象秦作前殿渡渭水屬之咸陽以象立東闕北闕關中記曰東有蒼龍關北有玄武關所謂北闕○索隱曰東闕名蒼龍北闕名玄武無西南二闕者蓋蕭何以厭勝之法故不立說文云關門觀也秦家舊宮皆在渭北而前殿武庫大倉高祖還見宮闕立東闕北闕蓋取其便壯甚怒謂蕭何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高祖之東垣過栢人正義曰栢人故城在邢州栢人縣西趙相貫高等謀弒高祖高祖心動因不留代王劉仲棄國亡自歸雒陽廢以為合陽

高祖紀

侯正義曰栢地志云郃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三里魏文侯十七年攻秦至鄭而還築在郃水之陽也九年趙相貫高等事發覺更三族廢趙王敖為宣平侯是歲徙貴族楚昭屈景懷齊田氏關中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應劭曰鄉飲酒禮器也受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慎曰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或曰江湖之間謂小兒多詐狡猾為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其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群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

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縮荊王劉賈

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宮正義曰栢

地志云秦櫟陽故宮在雍州櫟陽縣北二十五里秦獻公所造三輔黃圖云高祖居長安未有宮室君櫟陽宮

也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楚王梁王皆來送

葬漢書云赦櫟陽囚更命酈邑曰新豐○正義作麗

云新豐故城在雍州新豐縣西南四里漢新豐宮也太上皇時懷滄不樂高祖切因左右問故答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雜蹴踘以此為歡今皆無此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徙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按前于

番邑築城寺徙其民實之未改八月趙相國陳豨豨東

海人名反代地上曰豨嘗為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

也故封豨為列侯徐廣曰豨攻定襄侯以相國守代今乃

與王黃等劫掠代地代地吏民殊有罪也其赦代吏民

九月上自東往擊之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

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也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

知所以與之乃多以金啗豨將豨將多降者

高祖紀

十一年高祖在邯鄲誅豨等未畢豨將侯敞將萬餘人

游行王黃軍曲逆文穎曰今中山張春渡河正義曰陳豨

莊云彼時聊城在黃河之東王莽時乾今滿河西北也今在博州西北深立道里記云王莽元城人君近河側

祖父墳墓為水所衝引河擊聊城徐廣曰在平原○正

入深川此王莽河因枯也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漢書百官表曰

曰自上安下曰尉道太原入常昭曰定代地至馬邑馬

邑不下即攻殘之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月

餘卒罵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罵者斬之不罵者原之

於是乃分趙山北立子恒以為代王都晉陽如淳曰文

都又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春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

都二歲似遷都於中都也

夷三族夏梁王彭越謀反廢遷蜀復欲反遂夷三族立
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東
并荆王劉賈地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高祖自往擊之
立子長為淮南王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甄徐廣曰在鞏縣西

會保邑名甄音直偽反○索隱曰漢書甄作在音保非也布走令別將追之高祖還

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正義曰括地志云沛宮故地在徐州沛縣東南二十里一步悉

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

酒酣應劭曰不醒不醉高祖擊筑韋昭曰筑古樂有弦

音竹應劭曰狀似瑟而大頭安弦以竹擊之自為歌詩

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

高祖紀

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

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

鬼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

風俗通義曰漢書註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後以為常耳為朕湯

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

極驩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

高祖高祖曰吾人眾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

之邑西獻如淳曰高祖復留止張飲三

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憐之

高祖曰豐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為其以雍齒故反

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比沛於是拜沛侯劉濞

服慶曰為吳王漢將別擊布軍洮水南北徐廣曰洮音道在江淮間

皆大破之追得斬布鄱陽樊噲別將兵定代斬陳豨當

城索隱曰代之縣名正義曰括地志云當城在朔州定襄縣界土地十三州記云當城在高柳東八十里

故曰當城十一月高祖自布軍至長安十二月高祖曰

秦始皇帝楚隱王索隱曰世家作幽王子名揮真芻之兄陳涉魏安釐王索隱曰史闕名昭王之子王假之祖

齊湣王索隱曰名地宣之子王假之祖趙悼襄王索隱曰名

偃孝成王冊之父皆絕無後予守家各十家秦皇帝二十

家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為陳豨趙利所劫掠

者皆赦之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所

與陰謀上使辟陽侯迎綰正義曰審食其也括地志云

三十五里漢舊縣綰稱病辟陽侯歸具言綰反有端矣二月使

高祖紀

樊噲周勃將兵擊燕王綰赦燕吏民與反者立皇子建

為燕王高祖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呂后迎

良醫醫者入見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罵

之曰吾以布衣持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

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病賜金五十斤罷之已而呂

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

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

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

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

盧綰與數千騎居塞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甲

辰高祖崩長樂宮皇甫謚曰高祖以壽昭王五十四年

漢高紀注臣瓚曰帝年五十二即位十一年壽五十五

通鑑考異曰按呂居雖暴
戾亦不敢一旦謀大臣
時陳平不在梁陽樊噲不
在代此說恐季今不取

不發喪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與帝為編戶民今北
面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盡旻是天下不安人
或聞之語酈將軍漢書曰酈將軍往見審食其曰吾聞
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
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
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內叛諸侯
外反亡可翹足而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
大赦天下盧縮聞高祖崩遂亡入匈奴丙寅葬徐廣曰
巳巳立太子正義曰丙寅葬後四日至巳巳即立太子
非至太上皇廟正義曰二輔黃圖云太上皇廟在長安
皇廟在雍州長安縣西北長安故城中酒群臣皆曰高
池之北高帝廟北高帝廟亦在故城中也

高祖紀

侯下將

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
上尊號為高皇帝太子襲號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國
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
樂沛以沛宮為高祖原廟徐廣曰光武紀曰上幸豐祠
也先既巳立廟今又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為
拜立故謂之原廟吹樂後有缺輒補之高祖八男長庶齊悼惠王肥次孝

惠呂后子次戚夫人子趙隱王如意次代王恒巳立為
孝文帝薄太后子次梁王恢呂太后時徙為趙共王次
淮陽王友呂太后時徙為趙幽王次淮南厲王長次燕
王建

大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鄭玄曰忠質厚
也野少禮節也

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鄭玄曰：多威儀如事鬼神，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僇。徐廣曰：一作薄，駟案史鄭玄曰：文尊卑之差也。薄音習，文法無懈也。○索隱曰：鄭音先代反，鄭本作薄音扶各反，本一作僇而徐廣云：一作薄是本互不同也。然此語本出禮表，作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也。裴又引音隱云：僇音先志者，蔽僇聲相近，故以蔽為僇耳。故救僇莫若以忠。鄭玄曰：三主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室，左蠶葬長陵。皇甫謐曰：長陵山高十三丈，在渭水北，去長安城三十五里。○正義曰：若地志云：長陵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

索隱述贊曰

高祖初起

始自徒中

言從泗上

高祖紀

即號沛公	嘯命豪傑	奮發材雄
彤雲鬱碭	素靈告豐	龍變星聚
蛇分徑空	項氏主命	負約棄功
王我巴蜀	實憤于衷	三秦既北
五兵遂東	汜水即位	咸陽築宮
威加四海	還歌大風	

高祖本紀第八

史記八

國學紀聞上高后本紀夾漆郭氏曰遠遺東而紀呂無亦煇盜乎
漢書卷一百一十二高后紀

高祖紀

呂后本紀第九

史記九

索隱曰呂后本以女主臨朝自孝惠崩後立少帝而始稱制正合附東紀而論之不然或別為呂后本紀合依班氏分為二紀焉

呂太后者徐廣曰呂后父呂公漢元年為臨泗高祖微

時妃也漢書音義曰諱雉○生孝惠帝漢書音義曰諱盈女魯

元太后及高祖為漢王得定陶戚姬如淳曰姬音怡衆妾之總稱也漢

口淵妾數百蘇林曰清河國有妃里而題門作姬贊曰漢

下在七子八子之上○索隱曰如淳音怡非也茂陵書云

所以左傳稱伯姬叔姬以言天子之宗女貴於他姓故

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孝惠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我

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幸常從上

三十四

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
希見上益疏如意立為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索隱曰幾
音其紀反 賴大臣爭之及留侯策索隱曰謂張良叔孫
又音祈 太子得毋廢呂后為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
車以也 太子得毋廢呂后為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
四皓也 太子得毋廢呂后為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
誅大臣多呂后力呂后兄二人皆為將長兄周呂侯徐
曰名澤高祖八年卒諡 死事封其子呂台為酈侯徐廣
令武侯追諡曰悼武王 子產為交侯徐廣曰 次兄呂釋
一作酈○索隱曰酈鄒 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崩
之為建成侯徐廣曰惠帝二 長樂宮太子襲號為帝是時高祖八子長男肥孝惠兄
也異母索隱曰母 肥為齊王餘皆孝惠弟戚姬子如意
為趙王薄夫人子恒為代王諸姬子子恢為梁王子友

呂后紀

為淮陽王子長為淮南王子建為燕王高祖弟交為楚
王兄子濞為吳王兆劉氏功臣番君吳芮子臣為長沙
王呂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廼令求巷如薄曰列
宣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後改為掖庭○索隱曰永巷
別宮名有長巷故名之也韋昭云以為在掖門內故謂
之掖 囚戚夫人而召趙王使者三反趙相建平侯周昌
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
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
呂后大怒廼使人召趙相趙相徵至長安廼使人復召
趙王王來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
與入宮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孝
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聞其

獨居使人持酖飲之應劭曰酖鳥食變以其黎明孝惠

還徐廣曰犁猶比也諸趙王已死於是乃徙淮陽王友

為趙王夏詔賜酈侯父追謚為令武侯索隱曰太后遂

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

居數日廼召孝惠帝觀人彘孝惠見問廼知其戚夫人

廼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

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飲為淫樂不

聽政故有病也二年楚元王齊悼惠王皆來朝十月孝

惠與齊王燕飲太后前孝惠以為齊王兄置上坐如家

人之禮太后怒廼酌兩卮酖置前令齊王起為壽齊王

起孝惠亦起取卮欲俱為壽太后廼恐自起泛孝惠卮

呂后

索隱曰泛齊王怪之因不敢飲詳醉去問知其酖齊王

恐自以為不得脫長安憂齊內史士徐廣曰說王曰太

后獨有孝惠與魯元公主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

之故謂之公主百官表列侯所食曰國皇后公主所食

曰邑諸侯王女曰公主蘇林曰公五等尊爵也春秋聽

巨子以稱君父婦人稱主有主孟唱我之比故云公主

音徒濫反按主是謂里克妻即優施之語事見國語孟

者且也言且唱我物我教女婦事夫之道此即婦人稱

主之意耳比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廼食數城王誠

以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王必無憂於

是齊王廼上城陽之郡尊公主為王太后如淳曰張敖

故公主得

呂后喜許之廼置酒齊邸

正義曰漢法諸侯

也樂飲罷歸齊王三年方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

年城就索隱曰漢宮闕疏四年築東面五年築北面漢

諸侯來會十月朝賀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

帝崩皇用謚曰帝以秦始皇三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

侯子張辟彊為侍中應劭曰入侍天年十五謂丞相曰

太后獨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正義曰無紀

壯子正義曰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為

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如此則太

后心安君等幸得脫禍矣丞相廼如辟彊計太后說其

哭廼哀呂氏權由此起廼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漢書

安陵皇覽曰山高三十二丈廣袤百二十步居地六太

呂后紀

周學純問上楚漢春秋曰東帝
崩呂太后欲為高墳使從者
宮而見之諸將諫不許東陽侯
去泣曰陛下是東帝東帝衣流
涕無已足傷生之臣竊哀之太
后乃止東陽侯張相芝不載

子即位為帝謁高廟元年號令一出太后太后稱制議

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

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

說問左丞相陳平絳侯周勃勃等對曰高帝定天下王

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

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噀血盟索隱曰噀鄭音

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陳平絳侯曰

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

不如臣王陵無以應之十一月太后欲廢王陵乃拜為

帝太傅應劭曰古官傳者覆也奪之相權王陵遂病

免歸。廼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索隱曰：章昭云：辟陽，信都之縣名也。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廼追尊酈侯父為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為漸。四月，太后欲侯諸呂，廼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無擇。徐廣曰：為博城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兗州博城，本漢博城縣城。魯元公主薨，賜謚為魯元太。后子偃為魯王，魯王父宣平侯張敖也。封齊悼惠王子章為朱虛侯。索隱曰：虛音墟，琅邪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朱虛故城在青州臨朐縣東六十里。漢朱虛也，十三州志云：丹朱遊故虛也。故云朱虛也。虛猶立也。朱猶卅也。以呂祿女妻之。齊丞相壽為平定侯。徐廣曰：姓齊。少府延為梧侯。徐廣曰：姓陽成也。延以軍匠起作宮築城也。乃封呂種為沛侯。徐廣曰：括地志云：徐州沛縣。

呂后紀

古城也。呂平為扶柳侯。徐廣曰：呂若游子也。母字長胸。○州信都縣西三十里。漢扶柳縣也。有澤澤中多柳，故曰扶柳。張買為南宮侯。徐廣曰：其父越人為高祖騎將。太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彊為淮陽王。章昭曰：今陳留郡。正義曰：括地志云：常山故城在恒州真定縣南八里。本漢東垣邑也。子山為襄成侯。索隱曰：按下文更名義，又改名弘。蓋中省文耳。按志：襄城屬潁川。子朝為軹侯。索隱曰：章昭云：河內有軹縣。音紙。○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軹城在懷州終原縣東南十三里。七國時魏邑。子武為壺關侯，太后風大臣大臣請立酈侯呂台為呂王。正義曰：初呂台為呂王後，呂產王梁更名梁曰呂。太后許之，建成侯釋之卒。嗣子有罪廢，立其弟呂祿。徐廣曰：釋之少子。為胡陵侯。正義曰：縣名，屬山陽。章帝改曰胡陸。續康侯。後二年常山王薨，以其弟襄成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十一月

呂王台薨，謚為肅王。太子嘉代立為王。三年無事。

見星書四年封呂類為臨光侯。呂他為俞侯。索隱曰：他音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飾城在德州平原縣西南三十里。本漢飾縣。呂他邑也。呂更始為贅其

侯。徐廣曰：表云：呂后弟子淮陽丞相呂勝為贅其侯。○索隱曰：按表贅其在臨淮。呂忿為呂成

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鄧州南陽陽縣西三十里。呂尚先祖封。及諸侯丞相五人。

徐廣曰：中邑侯朱通山都侯王格開松茲侯徐禹滕侯呂更始醴陵侯越宣平侯女為孝惠

皇后時無子，詳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正義曰：劉伯莊云：諸美人元幸

呂氏懷身而入宮生子。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孝惠崩，太子立

為帝。帝壯，或聞其母死，非真皇后子，廼出言曰：「后安能

殺吾母，而名我我未壯壯，即為變。」太后聞而患之，恐其

為亂，廼幽之永巷中，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曰：「凡

呂后紀

有天下，治為萬民命。徐廣曰：無此字。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

上有懼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懼放交通而

天下治。今皇帝病久不已，廼失惑憊亂，不能繼嗣，奉宗

廟祭祀不可屬天下，其代之羣臣皆頓首言：「皇太后為

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羣臣頓首奉詔，帝

廢位，太后幽殺之。五月丙辰立常山王義為帝，更名曰

弘，不稱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以軹侯朝為常山

王，置太尉官，絳侯勃為太尉。五年八月淮陽王薨，以弟

壺關侯武為淮陽王。六年十月太后曰：「呂王嘉居處驕

恣，廢之以肅王台弟呂產為呂王，夏赦天下封齊悼惠

王子興居為東牟侯。索隱曰：常昭云：東萊縣。七年正月太后召趙

王友友以諸呂女為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妬怒去讒
之於太后誣以罪過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
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
之弗與食其羣臣或竊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
呂用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既妬兮
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棄
國自決中野兮蒼天舉直徐廣曰舉一作與于嗟不可悔兮寧
蚤自財為王而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
仇丁丑趙王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民冢次己丑日食
晝晦太后惡之心不樂乃謂左右曰此為我也二月徙
梁王恢為趙王呂王產徙為梁王梁王不之國為帝太

呂后紀

傅立皇子平昌侯太為呂王更名梁曰呂呂曰濟川太

后女弟呂類

索隱曰帝弟云榮會妻封林光侯

有女為營陵侯劉澤妻

澤為太將軍太后王諸呂恐即崩後劉將軍為害廼以
劉澤為琅邪王以慰其心梁王恢之徙王趙心懷不樂
太后以呂產女為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
趙王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王
乃為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六月即自殺太后聞
之以為王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宣平侯張敖卒以
子偃為魯王敖賜諡為魯元王秋太后使使告代王欲
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傅產丞相平等言武信侯
呂祿徐廣曰呂后兄子也前封胡陵侯蓋號曰武信上侯位次第一如淳曰功大者位在

呂祿

徐廣曰呂后兄子也前封胡陵侯蓋號曰武信

上侯位次第一

如淳曰功大者位在

上功臣侯表有第一第二之次也請立為趙王太后許之追尊祿父康

侯為趙昭王九月燕靈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

之無後國除八年十月立呂肅王子東平侯呂通為燕

王封通弟呂莊為東平侯三月中呂后祓還正義曰祓

音廢後同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徐廣曰掖忽弗復見

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高后遂病掖傷高后為外孫魯

元王偃年少蚤失父母孤弱廼封張敖前姬兩子侈為

新都侯壽為樂昌侯徐廣曰今細以輔魯元王偃及封

中大謁者張釋為建陵侯徐廣曰一云張釋卿駟案如

事灌嬰為中謁者後常以奄人為之諸官加中者多奄人也呂榮為祝茲侯徐廣曰

弟諸中官者令丞皆為關內侯食邑五百戶如淳曰列

呂后

國關內侯但爵其身有加異者與關內之邑食其租稅也風俗通義曰秦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中稱關內侯

七月中高后病甚廼令趙王呂祿為上將軍軍北軍

呂王產居南軍呂太后誡產祿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

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弗平

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毋

為人所制辛巳高后崩遺詔賜諸侯主各千金蔡邕曰

為王者其實古諸侯也加號稱王故謂之諸侯王王子封為侯者謂之諸侯也將相列侯郎吏

皆以秩賜金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為相國以呂祿女為

帝后高后已葬皇甫謐曰合葬長陵皇覽以左丞相審

食其為帝太傅朱虛侯劉章有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

也皆齊哀王弟居長安當是時諸呂用事擅權欲為亂

畏高帝故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廼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為應齊王欲發兵其相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召平廼反舉兵欲圍王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誅奪琅邪王兵并將之而西語在齊王語中齊王廼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王齊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為齊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索隱曰比音如字比猶類也趙隱王如意趙幽王友趙王恢是三趙也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為四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

呂后紀

權下權

而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廼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廼謀曰諸呂權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廼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廼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發亂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

索隱曰猶鄒音以獸反與音預又作豫崔浩云猶猿類也印鼻長尾性多疑又說文云猶獸名多疑故比之也按狐性亦多疑度水而聽水聲故云狐疑也今解者又引老子與猶予冬涉川猶予若畏四隣故以為猶與且按狐聽水而此云猶予冬涉川則猶與是狐類不疑當若畏四隣則猶定是獸自不保同類故云長四隣也當

考老與猶予與猶予予作兮曰豫行若冬涉川猶予若畏四隣

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為少帝弟及魯元王呂后外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列侯群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廼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給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索隱曰吳楚齊淮南琅琊代常山王朝淮陽王武濟川王太是九王也呂氏立三主索隱曰梁王產趙王祿趙王通也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廼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

呂后紀

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為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酈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索隱曰顏師古以為為言見誅滅無處所也廼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左丞相食其免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廼趣產急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廼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通徐廣曰尚符節也張晏曰紀信子

周禮記闕十二為呂氏右袒為刑
氏左袒軍中皆左袒據儀禮鄉
射既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
是以喪禮及大射皆袒左唯
有受刑袒右故觀禮乃右內
袒注云刑宜施於右是也以此
攷之周勃誅呂氏之討已定為
呂氏者有刑故以右袒令之亦
以視人心之從違也

節令○索隱曰張晏云紀信子又晉灼云信焚死不見
有後按功臣表襄平侯紀通父成以將軍定三秦死事
子侯則通非信 廼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
寄與典客劉揭漢書百官表曰典客秦先說呂祿曰帝
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
起呂祿以為酈徐廣曰音况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
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
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為劉氏太尉行至將軍
呂祿亦已解上將印去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平
陽侯聞之以呂產謀告丞相平丞相平廼召朱虛侯佐
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
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廼入未央宮欲為

呂后紀

為云

亂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
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徐廣曰訟一作公駟

索隱曰常昭以訟為公徐廣亦云然蓋公訟猶公也
為得之公言猶明言也又解者云訟誦說也廼遣朱虛

侯謂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
未央宮門遂見產廷中日舖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

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鬪遂產殺之郎中府吏厠中如淳
惟表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故其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

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信謁者不肯朱虛侯
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

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
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

明日甲特
食舖

辛酉捕斬呂祿而管殺呂頹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
王偃壬戌以帝太傅食其復為左丞相戊辰徙濟川王
王梁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氏
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兵亦罷滎陽而歸諸大臣相與
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
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為
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立即長
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齊悼
惠王高帝長子今其適子為齊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長
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
臣今齊王母家駟鈞駟鈞惡人也即立齊王則復為呂

呂后紀

氏欲立淮南王以為少母家又惡廼曰代王方今高帝
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順以
仁孝聞於天下便廼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
辭謝再反然後乘六乘傳張晏曰備漢朝有變欲後九
馳還也或曰傳車六乘後九
月文穎曰即閏九月也時律曆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
也以十月為歲首至九月則歲終後九月則閏月
晦日巳酉至長安舍代邸大臣皆往謁奉天子璽上代
王共尊立為天子代王數讓群臣固請然後聽東牟侯
興居曰誅呂氏吾無功請得除宮廼與大僕汝陰侯滕
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顧麾左右
執戟者捨兵罷去徐廣曰有數人不肯去兵官者令張
澤諭告亦去兵滕公廼召乘輿車載少帝出蔡邕曰律
曰敢盜乘

輿服御物天子至尊不敢濫瀆言之故託於乘輿也乘
猶載也輿猶車也天子以天下為家不以京師宮室為
常處則當乘車輿以行天下故群臣託乘輿以言之也故或謂之車駕
少帝曰欲將我安
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廼奉天子法駕蔡邕曰天子有大駕
小駕法駕上乘金根車駕六馬有五時副車駕四馬侍中參乘高車三十六乘迎代王於邸報
曰宮謹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
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而入代王廼謂太尉太尉
往諭謁者十人皆捨兵而去代王遂入而聽政夜有司
分部誅滅梁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代王立為天子
二十三年崩諡為孝文皇帝

呂后紀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
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
滋殖

索隱述贊曰

高祖猶微

呂氏作妃

及正軒掖

尚私食其

志懷安忍

性狹猜疑

置鵠齊悼

殘疑戚姬

孝惠崩殞

其哭不悲

諸呂用事

天下示私

大臣殖醢

支孽芟夷

禍盈斯驗

蒼狗為菑

呂后本紀第九

史記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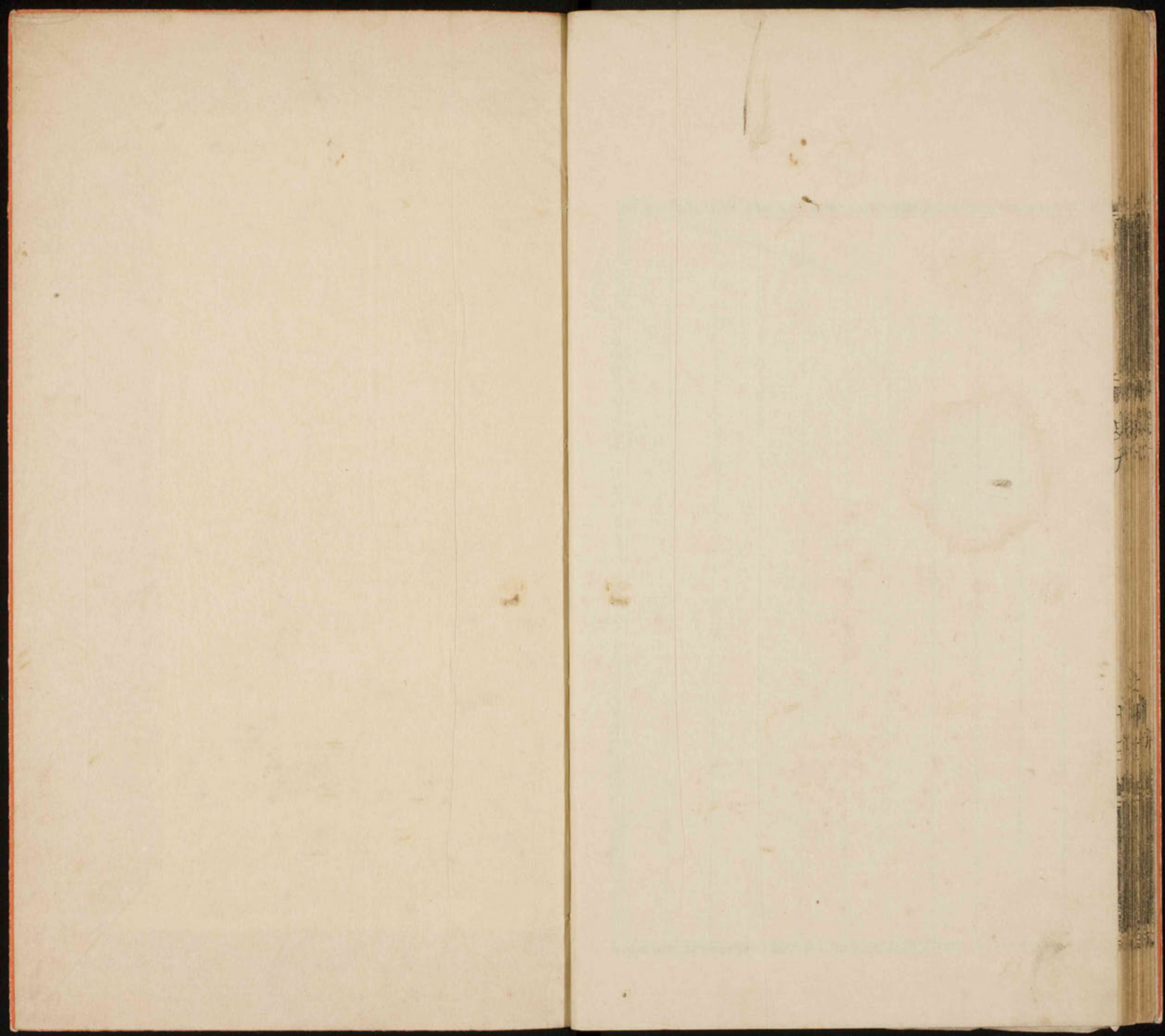


呂后紀

天不弔命，漢高祖崩，呂氏專權，呂后紀

二

一



110X
557
34